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北京 不相信眼泪

温亚军
◎著

知识出版社

BEIJING
BU XIANGXIN YANLEI

精神的强大、悲壮，
现实的琐碎、无奈、无解，
更有着坚忍、温暖，
绵绵不绝的溪流涌动。

卷外借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北京 不相信眼泪

温亚军
◎著



和藏出版社

BEIJING
BU XIANGXIN YANLEI

精神的强大、悲壮，
现实的琐碎、无奈、无解，
更有着坚忍、温暖，
绵绵不绝的溪流涌动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不相信眼泪/温亚军著. --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17. 1

(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)

ISBN 978-7-5015-9374-3

I. ①北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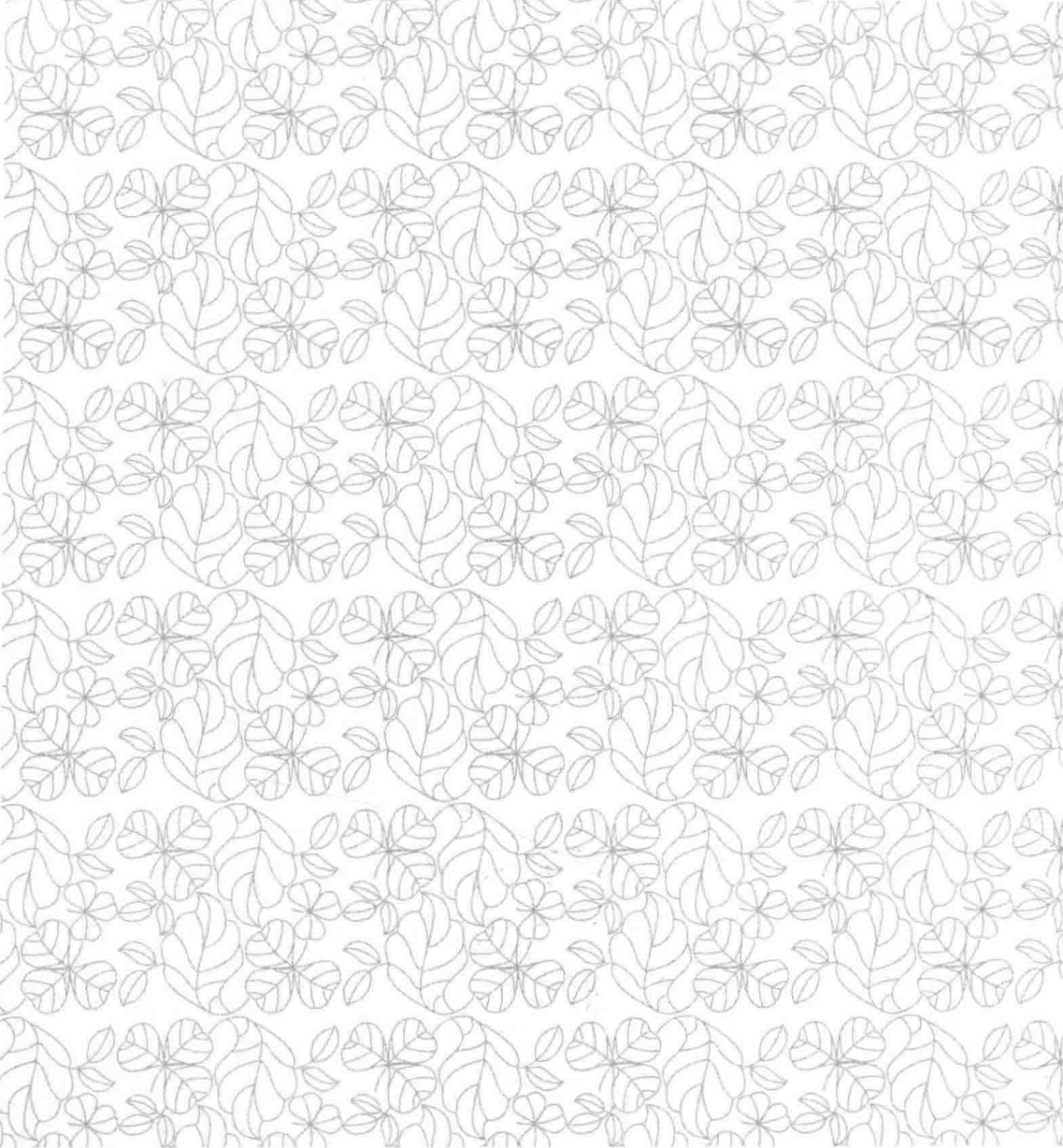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9468 号

北京不相信眼泪

出 版 人	姜钦云
责任编辑	易晓燕
装帧设计	游屹渲
出版发行	知识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邮 编	100037
电 话	010-88390659
印 刷	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2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15-9374-3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

C 目录 Contents

空 巢.....	1
庄莎的方程	15
北京不相信眼泪	27
非典型爱情	70
丙家父女	84
小锅饭	95
谁说我有病.....	104
戏 子.....	128
塔城之塔.....	132
黑 洞.....	141
你陪谁玩.....	149
万克是一条鱼.....	158
白 墙.....	173
夏天的春水.....	186
天堂的路是否平坦.....	194
真情为谁放送.....	206

空巢

早晨起来若天气晴好，二舅定要爬上三楼的露台。他家的三层楼房是高店街最高的，气势足不说，重要的是登得高望得远，高店街的一切全在他的目光掌控之下。南北向的正街是老街，旧房子旧门脸，样子灰扑扑的，不过全是卖衣服、鞋子的小商铺，半晌午才能开门。一开门，这条街就充满了各种颜色，像一张老脸化了个五颜六色的妆，妆厚些，便看不出这街的陈旧来了。早晨除几条早起的野狗落寞地穿过之外，正街几乎看不到半个人影。最热闹的当数背街，也是南北朝向，几乎与正街平行，被菜市场与各种吃食店占领。这时候的背街与萧条冷清的正街截然相反，热闹得好像要沸腾起来。卖菜的和卖各种小吃的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，熟悉的人相遇时的招呼声，各种声音如浪潮一般，在涌动之间竟没一点儿缝隙，俨然就是声波的海洋，广袤得无边无际。在各色哄闹中，人头攒动处，老林家的早点摊冒起的热气再不肯间断了，黄家的烧饼烤出第一炉的香气飘到二舅家的三楼后就一直这么飘着……背街的人多到让二舅不知所措，正街还在沉睡中，它怎么就嚣张到不晓得收敛呢？最后，二舅的目光会被远处开发区的那几根大烟囱烫伤，迅速结束他的目光之旅，耷拉下眼皮，木然地离开露台，开始他无聊又漫长的一天。

在有雾霾的早晨，二舅绝不上三楼做观光客。观望什么呢？灰不邈邈的，败兴得很，说不定望多了还得眼病呢。这样的天气他要赶早出门，做别人的风景去。出门左拐，先去黄家买两个刚出炉的烧饼，

用草纸捏着拧一块，边走边吃，烫得直吸气，却香味四溢。那份烫也是有资本的，凉了香味会失去一大半。待走到老林家早点摊前，一个烧饼刚好吃完。老林早盯上二舅了，把一碗辣红油旺的豆花及时地端到二舅眼前，带着一脸的笑容，叫人看着心里舒坦。二舅脸上多云转晴，舌头迅速在口腔里旋转一番，接过豆花碗吸溜一口，又辣又烫，就着微凉的另一个烧饼，吃得满头大汗，从里到外爽个透。再恶劣的天气、再不爽的心情，也抛到了脑后。

二舅给老林递上一支烟，两人点上抽着。这个时候老林一般不顾其他食客了，要陪二舅说会儿话，无非是发生在高店街的一些新鲜事儿。说是新鲜事儿，也算不得新鲜了，老林要说的，二舅全都知道。高店街巴掌大点儿地方，何况，二舅总是站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，视线覆盖的范围比老林大了去了。可他还是愿意听老林再扯上一遍，消磨时间。

二舅家的三层楼房刚盖起来不久，二舅妈突然得病去世了。这个家几乎塌陷，二舅一下子没了任何心思，除了收拾出几间必须住人的房屋，另外十几间屋子，大多保持着原样。说是新房子，却透着那么一股破败样，平时被雾霾填充着，二舅一个人在哪个屋里待着都感到压抑。雾霾倒是随意得很，飘进屋里便不肯离开，使整幢房子都沉甸甸的，更加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天气晴好时就不一样了，那一面面裸露着水泥的墙壁像吸足了阳光，那气息也让二舅备感温暖与舒适。这样晴好的天气二舅不舍得出门，宁愿整天待在家里。他喜欢喝口酒，从早饭起就炸个花生米，再炒个小菜，就着通透的阳光，边喝酒边看电视，楼上楼下跑几趟，一天就消耗没了。

说到消耗，老林这天给二舅说了个很重要的消息：下河洼的那片地保不住了。

二舅对老林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，他把烟头从嘴里拔出，狠狠地拧灭在烟灰缸里。这是二舅要起身离开的前兆，老林太熟悉了，赶紧按住他，嘴角扯到了耳根：“这次绝对是真的，孩儿他舅昨晚才给我说的，煎熬了我一夜，终于等到你来。”

老林的孩儿他舅在市里工作，或许掌握了一些新消息，可二舅这

两天没看到他来过高店街呀。再说了，征地这么大的事，老林哪能憋到天亮！二舅料想老林并不是真的有什么事要说，大概不知从哪儿捕风捉影来的。他没让老林按住，还是起身，丢下一句：“那片是水洼地，可建不了炼钢炉。”老林又不能硬拉着二舅，张着手急了：“我没说人家要建炼钢炉啊，孩儿他舅说在下河洼要修个高铁站。”

这就更扯了，高店街修高铁站？除非铁道部部长是高店街人，即便是高店街人，也还得考量考量呢，哪有这么轻易？高店街只是个镇街，比县城小得多，怎么会修高铁站！二舅斜睥睨了老林一眼：“夜里做梦了吧？这几天就没看见你孩儿他舅的人。”

老林说：“你老糊涂了，非得见孩儿他舅干啥？有啥事一个电话都说清楚了。你要不信，给你儿子打个电话，不就证实了？”

二舅回到家呆坐了一阵，也没给儿子打电话问下河洼征地的事。老林这次说的事确实比较重大，他很想证实这事的真假，整个高店街就剩下河洼那片地了。二舅还在那里种着一亩多的麦子，如果征地的事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他失去了所有的土地。一个农民没有一寸可种植的土地，这将意味着什么？他今后得买那些洋面吃了，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。前些年市区向东扩展，把开发区延伸到四十里外的高店街，说白了就是卖地办私营企业，一窝蜂竖烟囱炼钢铁。高店街的绿树没见成排成行，竖起来的烟囱倒是壮观得很。高店街被“开发”了，跟城里算是接上了轨，日子是好过了。可是有了钱后，人的心情却没法通透起来。后来二舅发现，心情不通透的原因跟天气有关——雾霾天越来越多。

二舅的儿子虽没能力建炼钢炉，却跟着他姐夫跑铁粉生意挣下不少钱，在市里买了住房，又给家里盖了栋三层楼房。说是孝敬父母，逢年过节回来也有个宽敞的住处。以前的房子是平房，一家人住着是有些紧凑，可家家都这么紧凑地生活着，谁也没觉着有啥不适的。倒是儿子住进市里的商品房，不习惯以前的住处了。二舅也没反对，盖楼房是欢喜事，盖了就盖了。可楼盖起来，老伴却没享受到，儿子又不常回来，出出进进只有二舅孤身一人，这就使楼上楼下宽敞得有些寂冷，冰炕冷灶，让二舅时常感觉不到时辰的变动。

去年深秋的时候，北街口补鞋的秋霞，她男人出车祸撒手走了，扔下她与一双儿女相依为命。前阵，秋霞刚给男人过完一周年，扯下鞋子上蒙的孝布，老林就等不及了，试探着给二舅撮合。二舅听明白了老林的话，心里有些荡漾，只是这荡漾有些短促，涟漪都还没有扩散出去就消停了。二舅故意不接老林的话茬，每次都把那碗豆花喝得响，压过了老林的好心好意。三番五次，老林像是看不透二舅的态度，有点儿不屈不挠，越发把话往明处说了。有次竟然说二舅家楼盖得高，连眼光也跟着涨高了，难怪他跟人家秋霞聊天时说起，她也说二舅条件好、头仰得高呢。二舅一听这话，顿了一下，揣测着秋霞说这话到底是啥意思。

也不是二舅喜欢揣人心思，在老林提起这个话题前，有天下午，秋霞独自走进了二舅家，说是想参观一下高店镇最气派的楼房。二舅虽说是守着一幢楼，再满足也毕竟是孤单单一个人，有人来看他的楼房，当然非常乐意，何况还是秋霞这样的女人。二舅陪着秋霞从楼上到楼下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。二舅像端详一件宝贝似的，怎么都不觉得腻。秋霞也不腻，丝毫不吝啬她的赞叹，从“参观”第一个房间开始，啧啧啧的声音一直没停止过。这极大地满足了二舅的虚荣心，除了房子，他已经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了。

楼上楼下参观完，二舅给秋霞泡了一杯茶。茶叶是儿子孝敬他的，精致的铁盒装着，说是最好的绿茶。二舅喝了一辈子茶，却搞不懂茶叶还有什么红绿之分，摘的时候还不都是绿的？儿子很无奈，说这可是从杭州带来的明前绿茶，贵着呢，不喝就浪费了。二舅不想浪费，可又实在喝不出味道来，没有味道的茶还叫茶？凭啥就贵？还不如一袋茉莉花茶，沸水倒进去，浓浓的香味就出来了，冲三四次喝起来还是香的。因为绿茶贵，二舅不舍得把茶叶送人，自己又喝不出味道，就留着来客人时喝。一来显得对客人的接待隆重，二来也可以显摆儿子的孝顺。只是二舅家来的客人不多，乡里乡邻的，有啥事迎面碰上，几句话就说完了，哪还有专程往人家里跑一趟的？绿茶跟红茶不一样，娇贵着呢，放时间长了，冲泡出来的颜色不再是绿莹莹的那么好看，第一口喝下去连淡淡的清香味都没了。二舅没那么精细讲

究，依旧把这盒很贵却放了很长时间的茶叶当宝贝。秋霞是为数不多到二舅家来的客人，二舅自然把她当贵客接待了。

秋霞看装茶叶的盒子精致，顺手拿起来端详了一下，说二舅的日子过得就是滋润，住着大楼房，还有这么好的茶喝，高店街这么高质量的生活也就这一家了。这话夸进了二舅的心里，像喝了蜂糖水，滋滋地往外冒着甜。二舅还是很低调地顺着秋霞的话头说：“这也是托了儿子女儿的福呢，我一个糟老头子，哪懂什么生活质量，能吃饱饿不着就行了。”秋霞笑笑，说：“你太谦虚了，才六十出头，还是盛年，哪成糟老头了？”

秋霞说话时轻轻地抿了一口茶，放下杯子，直到离开再没端起杯子。看来她也喝不惯这种高档茶。两人东拉西扯又说了些散漫的话，秋霞终于把来意说明了，说是她有个娘家表侄，在开发区一个私企里打工，工厂有宿舍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的那种。表侄一个人好对付，挤在宿舍没问题，可表侄的媳妇不放心，非要跟了来照顾。这照顾也是有代价的，得找个住处。这不，找到她这个姑姑了，让她帮忙在高店街租个房。秋霞思虑了半天，也只有二舅家的空房子多，又在高店街上，各方面都方便。

听着这话，二舅心里莫名地慌了，他的眼神闪了几下，不敢落在秋霞的脸上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房子太简陋，还没修整呢，租出去还不得叫人戳后背？再说，房子是儿子盖的，怕是儿子不会同意吧。”

秋霞笑笑说：“房子是儿子盖的没错，他还不是给你盖的？他们住在城里还稀罕咱这地方？是我找你租房子，简陋就简陋，租的人不嫌弃，谁吃饱了撑的，嚼这闲舌头干啥。”

二舅还在犹豫。秋霞在二舅的屋里又巡视了一遍，说：“你也知道，我家里就那么大点儿地方，是没法空出一间房子来的。我要是有你这样的楼房，就不会空着，出租了既赚房租，还能借着人多热闹暖暖房。你看你一个人守着这么大幢房子也着实孤单了些。”

秋霞声音柔柔的，她话里的体贴让二舅觉出一种久违的温暖，他心里一软，几乎就要答应了。二舅硬是扛住了内心的波动，拒绝了秋霞的求租，最后的理由竟然是怕搅扰了这份清静。听听，他说的是

清静！

离开的时候，秋霞没显得多失望，大概在她意料之中吧。她依然笑意盈盈地跟二舅告别，走到院门口，折过身又对二舅说谢谢他的好茶。二舅回到屋内，看着那杯早没了热气的茶，茶叶沉在杯底，水绿不绿黄不黄的，一点儿都不好看。他忽然想起，这茶，秋霞只喝了一口，轻轻抿了一口。

二舅对老林说到秋霞的话题揣测归揣测，却还是不搭老林的这个话头，闷头喝完豆花，扔下毛票，抹抹嘴扭头走了。撂下老林站在原地看着二舅的背影，哎了几声不见二舅一丝迟疑，只好带着一脸的无奈继续张罗他的生意。

二舅自觉道行深，把心里的活动都藏得纹丝不露。不是二舅不想接这个话题，老伴走了两年多，他一人住在三层高的大楼里，好像阅尽风光似的，其实正如秋霞说的，孤单着呢，心里比楼还要空荡。楼高有什么用，那只是用来看高店街风景的，日子不照样过得没滋没味。特别是夜深人静时，孤单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哪里是真的习惯这种清静，那不过是对自己被别人羡慕的某种掩饰。他不是没有一点儿想法，不过想法比较简单，只要有个伴，年龄相当，知冷知热的那种。秋霞不太合适，她才四十出头，虽说在街口守个补鞋摊，可她是个爱收拾的人，平时注重穿衣打扮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，她的补鞋摊也是高店街的一景。自己就不一样了，虽说刚六十出头，满头灰发却像寒冬里的枯草，乱七八糟，没有一点儿章法；脸上的皱纹粗枝大叶地横躺着，都快没地方长新的了。乍一看，很多人都觉得他怎么也有七十挂零了。两人年龄相差十多岁，又是街坊邻居，他怕人笑话。再说了，二舅有个私心，秋霞拖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，如果过门，肯定得带着两个孩子，以眼下的条件，二舅供养两个孩子读书成人倒没问题，可将来他百年之后，这三层楼房的归属难道不会有争议？二舅之所以拒绝秋霞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他在秋霞的目光中看到某种渴望，好像秋霞不是替亲戚来租房，而是为自己看房子似的。二舅在秋霞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渴望中有了警惕，他内心的坚定像堵墙

一样瞬间竖立了起来。这栋楼可是儿子送给父母养老的，他没法向儿子还有女儿开这个口。为盖这栋楼，女儿也往里面添了几万块私房钱，她不让说，怕丈夫知道，闹别扭。

说到底，二舅不是没有心思，是不想把心思叫老林看透，一把年纪了，若是让人看出些春花秋月的意思来，叫他的老脸往哪儿搁？二舅揣着心思，失眠了。失眠的时间里，秋霞的影子像是有意要补这个缺似的，在他的脑海里晃啊晃的，晃得二舅在暗黑的夜里越发精神。这种时候，天气也跟着凑热闹，连着三天雾霾。二舅望着外面凝滞的灰色，他知道那些熟悉的景致还在，只是像被罩在塑料薄膜里似的，让人有种看不透彻的焦虑。二舅没去老黄家买烧饼，也没去老林家吃豆花，像是某个东西的断裂。二舅听到这种断裂的声音，不是清脆爽直，而是吱吱扭扭，带着迟疑和嘶哑。

老林等不得了，第四天一大早，他一手捏着老黄家的两个烧饼，一手端碗自家的豆花来敲二舅家的门。二舅把门打开，看到笑眯眯的老林，还有冒着热气的红油豆花。他心里热了，眼眶湿了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倒是老林看穿了似的，站在门口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几天不见个影儿，我怕你死在屋里臭了没人知道。”二舅这才讷讷地道：“哪能，哪能呢！我还没活够哩。”边说边把老林让进屋。老林把碗往二舅手里一塞：“没那么烫嘴了，想蹭这口福吧，就到摊子上吃去，摆啥臭谱啊。”二舅的胃对老林家的红油豆花永远产生不了抗体，他捧起碗，急不可耐地呼噜呼噜喝光，觉得不过瘾，扯住老林坐下，从柜子里翻出半瓶茅台，就着昨天的剩菜要喝几口。这也是早上，没有现烧的开水，不然，二舅那盒绿茶也是要拿出来的。老林不干了：“这哪能啊，我就来瞅你一眼。大清早人多，我还得回去招呼生意呢。要是晌午或晚上，这么好的酒你赶我都不走。”二舅扯住老林不放：“你拉倒吧，也就抽支烟的工夫，你能赚多少！再说还有你老伴招呼着呢。坐下陪我喝杯酒吧。”

老林不是非得回去，他那小摊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清楚着呢，不然，他也分不开身来看二舅。老林便坐下和二舅喝了起来。几口酒下

肚，全身热乎起来，二舅又炸了一盘花生米下酒。喝着喝着，话题自然被老林扯到了秋霞的身上。二舅这次不藏了，以年龄差距为由头，表明自己的担忧，当然，他没说自己心事。以前只是老林有撮合的意思，但他摸不透二舅的想法，几番试探又叫二舅给躲闪了过去，还以为二舅真没啥想法呢。这次二舅说出他的忧虑，老林倒是豁然开朗，也不半遮半掩了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活几天啊，秋霞的想法跟你差不多，也想找个老伴，相互依撑着睡几天热炕头，是你想得太多啦。”二舅说：“年龄差距这么大是事实，咱不考虑，人家秋霞还能不考虑？她还年轻。”老林沉吟道：“话可以这么说。但是只要你没顾虑，秋霞那里好说，是我老伴最先觉得你俩合适，试探过秋霞，她也没啥可说的……”

二舅急眼了：“咋能这样呢？八字还没一撇，你老伴倒给人家说了，这让我咋见人呢？这传出去，我成啥了我……”老林打断二舅说：“急啥呀，就是试探了一下秋霞的意思，又没给秋霞说找的人是你。”

二舅心里这才踏实点儿，还是嘀咕道：“没个说道，你让人家秋霞说啥？说不定她一听到是我就有顾虑了呢。老林咱先别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了，还是喝酒吧。”说话间，半瓶茅台很快见了底。二舅还没去找酒，老林喝得不尽兴，自己起身打开柜子找酒，翻来翻去再没比茅台好的。他打开一瓶“太白”，只喝了一杯便没了兴致，嚷嚷着：“应该先喝次点儿的酒，好酒一旦入了口，次酒实在难咽下去，算了吧，等这次媒做成，就你儿子的能耐，还愁没茅台喝！”

送走老林，二舅借着酒劲给儿子拨通电话，本想跟儿子说一下老林的意思，征求一下儿子的意见。明着主动权好像交到儿子手里，实际上呢，是借着老林来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某种诉求。儿子一年难得见几回面，见了面除了掏钱买东西，也想不到他老爹一个人守着三层楼房是怎么熬日子的。谁知，电话接通二舅却说出口了。他一般不主动给儿子打电话，基本上都是儿子打给他。难得主动拨一回儿子的电话，儿子自然有些紧张，一再追问他怎么了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二舅支吾了几声，忽然想起还有下河洼那片地的事需要证实一下。儿

子说，这事他也听说了，消息可能是真的，从发展的角度看，高铁站很少建在城市跟前，一般会选在稍微远点儿的地方，高店街又属于开发区，被“开发”成高铁站也理所当然。儿子说这话的时候不自觉地稍带了点儿官腔，好像他是个有大视野大见地的人。二舅急眼了：“这还稍微，都四十里远呢，也不想想我们就剩这么点儿庄稼地了。”儿子说：“你的想法，跟国家的政策背道而驰，你就惦记着那点儿庄稼地！你的观念要转变，不能老是一根筋只盯着那点儿贱庄稼，一年到头，能折腾出几个钱来？要不是高店街紧挨着几家国有企业，谁征你的破庄稼地？谁会把高铁站修到你家门口？你别不乐意——哎，不乐意也没用，你还能跟国家对着干啊？等着吧，好日子在后头呢，只要高铁站往高店街一修，咱家那三层楼房就派上用场了，到时……”二舅终于失去了耐心，把儿子兴奋的声音摁死在电话那头。

因为冬季寒风的功劳，天气晴好。只要有风，雾霾就能被驱散，不然，谁也没法对付幕布一样浓厚的雾霾。

要在高店街建高铁站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大家传得有鼻子有眼，有人说连开发办的人都默认了。一时间高店街沸腾了起来，走到哪儿，都是关于要修高铁站的议论，躲都躲不开。在这样密集的舆论下，下河洼还有耕地的人家便动起了心思：如果真的要征收下河洼，那要补助的可不能光是地，还有地里的作物。有头脑活泛的人点拨说，地里种的是粮食，属于农作物，一般只补偿产量，粮食不值钱，一亩地最多补偿一两千元；要是果树就不一样了，属于经济作物，树龄长的每棵能赔两三百块钱，刚栽的也能补一两百呢。这样的账谁都会算，谁也不愿吃这种暗亏。为多挣点儿补偿款，大家纷纷在自家仅有的那点儿地里挖起了树坑，赶在征地前种下果树。下河洼一下子变得热闹了，到处是老弱的留守人员在自家麦子地里挖树坑的身影，有些家庭实在没劳力，又担心失去赚钱的机会，便花钱雇人。一个树坑二十块钱，在松软的冬麦地里挖树坑，捡钱似的，有些在近处打工的人都闻讯回来挖树坑了。

二舅本来没啥心思，他没有被征地的喜悦，而是发愁以后没地种

了要买粮食吃。但儿子说他操心的都不是事儿，说他不分轻重。再看别的人家，二舅这才觉得自己真的是轻重不分了。不过，他在下河洼只有一亩多地，在他心里，那根本不算什么。他想的是，秋霞在下河洼也有地，她知不知道这个消息？可千万不要别人都忙得热火朝天，她连个音讯都没有，还守着那个补鞋摊，那可就失去了大好的机会。人可真是奇怪，老林没撮合二舅和秋霞时，二舅从不替人上这个心。一旦有了心思，什么事都忍不住把秋霞放在心上，好像这样想一想，就真的替人家操了心，连情绪都莫名地好了很多。

为此，二舅专门到北街口去看秋霞，无论秋霞知不知道这个消息，他都要向秋霞传递一遍，以示他对她的关心。还有，弥补一下那次没能把房子租给她亲戚的遗憾。到北街口，他却没看到秋霞的补鞋摊。二舅有些失落，懊悔没能亲口给秋霞说这个消息。不然，他们还可以多说几句话的。

二舅转回家准备拿工具去下河洼，却在途中遇见秋霞扛着工具匆匆往下河洼方向走。二舅赶紧上前招呼，说：“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呢，知道了就好！”秋霞笑笑，急匆匆地边走边说：“整个高店街都传疯了，我想不知道都不行，你倒淡定得很。”二舅讪讪地说：“我正要去呢。”

到了地里真正干上了，二舅才明白就算只有一亩多地也不是那么简单，毕竟上了年纪，挖一个两个坑还行，十个二十个就撑不住了。再松软的麦子地，也只属于年轻人，对六十多岁的二舅来说，一天挖到能看到天上的星光，也只挖了二十个树坑。这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，不然，连二十个都挖不到。为了多得补偿款，就得多种果树，大家把树坑挖得很密集，比正常的要多一半以上，工作量也增加了一半。好在是庄稼人，身体底子厚实，二舅撑了下来。让二舅一直硬撑着把树坑挖完的，还有一个精神支柱，那就是秋霞。在众多的劳动者身影里，二舅看到了秋霞，她脱掉外衣，穿着水红色毛衣，很鲜亮很扎眼。隔老远看过去，她像一朵在风中摇曳的花儿。二舅暗暗脸红了一下，他和秋霞之间什么都没发生呢，连当时急吼吼的老林这些日子都没了踪影，他独自一人居然就酝酿出了那么多的情绪来。秋霞不知

不觉就进驻了他的心，他就像这些挖好的树坑，等待着移栽秋霞这棵树苗。

在下河洼这些天，二舅始终关注着秋霞的动向，挖个坑，他就直起身去找寻秋霞的身影，有时正好看到秋霞也直着身子朝他这个方向望时，心想秋霞可能也关注着他呢，便又是一阵甜蜜滋生。在这样的关注下，他绝不能让自己表现得那么衰老无用，所以，他浑身是劲。

树坑还没挖完，儿子就回来了。他不是来帮父亲挖树坑的，而是从这挖树坑的繁荣中看到了另一个商机：果树苗。大家都在埋头挖树坑，却没想到树苗的来源，况且，还不到植树的季节，苗圃也不会出售树苗。儿子发现商机后回来一家一家去敲定需要的树苗量，没工夫帮父亲。二舅也不生气，他确实习惯了没人帮衬的生活。挖完树坑，二舅累得像浑身散了架一般，在家睡了一天半，胳膊腿疼得不想动。可他却睡不住了，拎着一双挖树坑时裂口的胶鞋，来到北街口秋霞的鞋摊前。二舅想找借口与秋霞正式接触一下。

秋霞比其他人勤快，挖完树坑没休息，便已经摆开了补鞋摊。

这天是个雾霾天。离老远，二舅看到没有生意的秋霞坐在太阳伞下发呆。他心里一阵难过，没了男人的女人看来日子比他还难过。二舅手里掂着胶鞋犹豫着要不要过去，他只是把胶鞋上的泥土大概刷了刷，擦拭的痕迹鲜明地附着在上面，像他的神情一样难堪。二舅不知道除了补鞋，他与秋霞还能说些什么。他的嘴已经开始颤动了，心里在预演跟秋霞找些什么话题。以前他可没这么复杂，跟秋霞遇见了，打声招呼，若是孩子在跟前，再说几句关于孩子的话，心情不好时，点个头也就过去了，哪还用得着在心里千绕百转，这么胆怯？迟迟疑疑间，秋霞已经看到了二舅和他手里拎着的胶鞋，忙站起来笑脸迎接。二舅只好走上前，接过秋霞双手递过的小板凳。小板凳一直在秋霞的屁股下焐着，一点儿都不凉。二舅能感觉到她热乎乎的体温正通过小板凳传递到他全身，甚至在他体内燃烧，使他高烧般语无伦次。这么体贴的女人怎么能没男人呢！二舅嗫嚅着，差点儿把他那份怜惜之情说出来。幸亏，这时有个骑摩托车的陌生男人来了，才让二舅解脱出来。男人停住车没熄火，一只脚撑在地上，后座上竟然跳下来秋

霞的一双儿女，他们放学了。二舅看着那对活蹦乱跳的孩子，眼睛酸酸的。男人跟秋霞打了声招呼，秋霞温婉地笑着。在二舅眼里，那笑容像阳光一样挣脱了灰沉沉的雾霾，闪烁出灿亮的光芒。

如果说，之前秋霞是一团挥散不去的雾，在二舅的心里盘旋，那么这之后，秋霞则更像是清风，细密绵柔，温存丰实，让他觉得踏实和满足。

接下来，联系果树苗，分配，栽种，儿子在网上从南方引进了一批八九年树龄的果树苗，挣了钱又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。二舅也跟着忙乎，却没与儿子谈秋霞的事，儿子的眼里满世界都蕴含着商机，看不到他父亲的日子枯成干草。待栽完果树，二舅也没啥事，一个人待在家里就觉出日子的漫长来，便时不时地到北街口秋霞的鞋摊上坐坐。秋霞没鞋可补时，也主动寻些话头跟二舅聊，有时说她自己。她生育晚，起初还以为不能生育，吃了好些日子药，那时公公婆婆看她的眼神都带着怨恨，她都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了。等到终于有了女儿，公公婆婆先是高兴了一阵，不久又不乐意了，嫌是女孩儿家，好在一年后，儿子又出生了。满心以为这日子从此就顺了，想不到公公却病倒了，熬了大半年撒手归西，没多久婆婆又卧病不起，不到一年也随了公公去。男人在外面打工赚钱养家，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就这么咬着牙一步一步走过来。可是天不遂人愿，当孩子一天一天长大，日子越过越顺，男人又出了车祸……这些事其实二舅都知道，乡里乡亲的，谁家那点儿长短都会被大家说来道去，只是这些事秋霞亲口一说，二舅对她的怜惜越发多了。除了怜惜，还有敬佩，一个女人家，日子过得这么难，做的又是补鞋这样的营生，能赚几个钱呢？可她仍是这么妥帖，几乎看不到被生活压迫的萎靡和消沉。除了聊孩子，秋霞也会问二舅住楼房的感觉，住那么大的房，是不是感觉跟皇帝一样？二舅被这样的话问得不好意思，他不能说自己孤单啊，挠着头想了想，很认真地说皇帝有人伺候，我得伺候着自己。这话倒把秋霞逗乐了。

等秋霞忙的时候，二舅便不去打扰她，起了身，像秋霞一样把烟